

风物

“遛百病”随运河而来

赵金刚

很难忘春节前后那些年俗的热闹，无论从王安石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还是林伯渠的“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但是，感觉这些总表达不了节日里人人脸上表露出来的张扬的喜悦。心目中总感觉曾经的沧州“遛百病”才是春节后的癫狂时刻。各家各户倾巢而出，满街满巷的人熙熙攘攘，如潮涌动。孩子们放着冒星的小烟花，提着灯笼，一蹦一跳地跟在大人身后，每个人好像赶一场满载着幸福的盛会，没有谁甘愿被落在后边。高楼间、小巷尾、广场上，各色各形烟花此起彼伏，点燃了沉寂的天空。路口处冰糖葫芦、儿童玩具、小花小炮摊位前围绕着吵闹的孩子。更有处处设岗的警察维持着秩序。每到路口或桥头，便抛出手中的硬币，有“破财免灾”之意，预示着一年病痛弃我而去，大人孩子健康安顺。

早些年，当我问起遛百病风俗来源时，多人说起这个风俗只有沧州才有。开始我信，但当几年前开始关注运河文化，我想，一些民风民俗不可能只一个地方才有。运河

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运河文化随水流动，春茵夏花秋果冬韵在一水之间悄然转换。因为运河，水流南北，人来四方，那些民喜人欢的风俗便会随运河传入各地。

事实正是如此，通过采访多人并查阅典籍，“遛百病”这一习俗早在明朝就盛行于京城，最初仅限于妇女。万历年间《宛署杂记》一书描述“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一人持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处，三五相率一过，取渡厄之意。或云经风令无百病，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为吉兆。”亦如吴桥籍明末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和北吴歌》，描写的是吴桥旧城：“元宵踏月月如银，土子焚香拜圣人。道遇女郎走百病，南关灯火一时新。”直接反映了吴桥在明代女子有踏月“走百病”、土子俱诣文庙烧香的风俗习惯。康熙年间《天津卫志》中“上元日，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妇女群游，曰走百病。走百病，散步，上桥走是延年益寿……”由此可见，遛百病在运河沿线的北京、

天津、沧州等多地都是重大节日。

大运河沧州段谓之南运河，1978年彻底断航，之前始终发挥着航运功能，特别是明清时，帆船林立，舳舻相接。船近码头，洪声高噪的纤夫号子，昂扬长啸的骡马，疾步踉跄的运河运货汉子。泪眼彷徨的送别，一船接一船的离去又靠岸。运河带动了沧州城市的迅速膨胀，也吸纳着南来北往的运河文化。沧州作为重要的沿河城市，南方土子乘舟北上，为沧州留下了无数美妙歌咏，明朝茶陵诗派李东阳诗：“片帆轻舸发沧州，野村离离散不收。两地离心河上草，一灯残梦渚西楼。尘尘晓市人烟集，云拥春城水汽浮。”南北土子随河交流，便有南北文化伴水而动，一些民风民俗也随河游走于南北。

端午节赛龙舟，本是南方的民俗项目，由南方土子沿运河传入北方，明清时在沧州盛行一时。“民国”二十二年《沧县志》载“邑治西临卫河（运河），端午节候龙舟竞渡。每舟没人三五，革衣绘彩，蹲舷若兽，呼为水兽。倾城士女，夹岸而观，雄黄搅酒，贮坛皮封，争

掷波心，各舟水兽，急没探取。两岸欢噪，声闻数里，此清初沧江最盛之时。”由此看出，赛龙舟虽是南方引进，但到了沧州，赛制却有所不同，不是等龙舟赛完颁发奖品，而是先将奖品——整坛的雄黄酒放置岸边作诱饵，来刺激选手们的斗志。

大运河不同于一般的河流，它是一条有性格有灵魂的长龙，为沧州这方大地民间文化增添了绚烂色彩。在近几年走访运河沿岸遗址遗物中，在诸多运河老人的描述中，听到一句民间谚语：“只有闲死的，没有累死的。”这是在运河入沧第一村——吴桥第六屯听到的。村民说，这是他们村才有的谚语，可后来在山东济宁也听到过类似的谚语，于是心里想，这条谚语随运河潺潺流水的音律飘到沿岸人们的耳畔，丰富着当地人的精神生活。

“只有闲死的，没有累死的。”是说第六屯运河漂来一口铁钟，人们把它挂到运河岸边玉皇阁西侧的柏树枝上，每到节日或集市日，村人就会敲响大钟，开始为食不果腹的穷人放粮施粥。令人惊奇的是，没过多久，这棵挂钟的柏树大部分枝叶逐渐干枯，可唯挂钟的这枝依然翠绿繁茂。闲着的树枝死了，挂钟的树枝茂盛。村上年近八十的魏德峰老人说，这谚语是教人们不要偷懒，要学勤快呢。

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她有母亲般大气、淳厚、沉静，善于接受和容纳万物，然而她又是充满斗志

和激情的。正因如此，养育出为了中华民族大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运河汉子。在去年建党100周年对运河红色文化采访中，听沿河村里老人们讲起，在抗日战争期间，第六屯、冯家口等地农会组织年轻力壮的村民积极配合八路军抗日，每到月黑风高之夜，村里小青年们便摸黑到津浦铁路去，抄轨轮辙，扒铁路，砸火车，使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火车受到重创。

在青县二十里屯村采访中，我们在村委会看到了一块旧船板，这是1941年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木船遗物。原来，这条船是当地富户车家的运输船，后来用作运送抗日物资，被日军炸毁后，激起了当地村民的愤恨。二十里屯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王凤海带领11位村民，用炸药和地雷雷子自制了12个水雷，拴上绳子浮在运河水面，日本满铁船来后，船上的螺旋桨一碰，连船带小鬼子都给炸上天了。

这类红色故事在运河两岸听到许多……

其实无论运河文化中的民族气节故事，还是民俗民风、谚语俚语，都会伴着这条母亲河滋养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中国大运河从一条沟开始，到千里通畅的大河，声声号子里，均见证了人类构筑文明的艰苦历程。古老的运河面目已遥远得有些模糊，但沿岸人们的精气神依旧像水流，涛涛不息，留住历史的苍凉，留住当下的激情，留住生命的清香。

汉诗

南湖帆影

金红利

多么美好
那是昨日的，要在今日重来
倒置的陈述，春天给了冬天一个意外

雪花融化，桃花绽放
南湖的巷桥上观柳，重造称手的兵器
炙热的胸膛，打造的柳叶刀
护驾绿意

至此，我们隔岸相望
我奔向你，春风扶云的相随
重叠追忆的足迹
在碧波离岸的帆影间，粉红色的花瓣
回归枝头

昔日美好
定格在怀揣的三月，荡起的秋千
戏弄黄昏下的老柳
一条条贫瘠柔弱的枝条
挂念春天

雪落运河

宋平

即将告别岁末的日子
雪花拥抱了运河

不知酝酿了多久
匆匆赶来，将整个运河
层层铺上洁白
掩埋河岸上匆匆离去的脚步

雪落无声
但埋于地下的
激昂生长的生命
扣响春天黎明的门环

马蹄声踏碎了夜晚
太阳升起的时候
一定会听到不谙世事的儿童
用柳笛，吹响春天的口哨

运河的倒影

战芳

运河的倒影，印在天上
倾泻的流水，是种迷失的方向
目光闪出浪尖的斑斓
风儿一吹
从心中捧出了它

淡淡的绿，追逐我
我浸入水底，在这片河道
和波光在一起，和鱼儿嬉戏
而我也在，变化

涉水是种简单的快乐
我用血液把暗流滚得很烫
此刻的我没有呼吸，只是一腔热血
像运河一样，溢满胸口
埋葬我的还有那苇草
像把刀子，切断我整滑的流淌
于是，有了更多的线条
让这片领域，喊出疼痛

人间

年年有余

徐建英

四年前，老海与我有个约定：在大运河灯光秀的首日，一起沿着运河景观带走一圈儿，看灯，也看河。

老海第一次在南站接我，指着广场外闪烁的灯光对我说：“十月的北京，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而十月的通州，又是全北京最美的地方，大运河全线灯光秀，从五河源头到甘棠闸，十几公里长的运河景观带，灯光璀璨，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流光溢彩，都不能算真正来过北京。”

那个时候的老海，刚从通州调往昌平回龙观分公司。而我，网上应聘成功，投奔他来的通州。

一对发小，阴差阳错，从此东西相望。

没有老海的日子，闲暇之余，我晃动着因久伏而变得僵硬的脖子，从月亮河小镇出发，跨过雕栏玉砌的耿庄桥，贴着京贸国际城往运河文化广场走。

四月的北京，夜风中带着凉意，或粉或白的海棠在微黄的路灯下一树树绽放，早开的丁香不甘落后，它们羞羞地蓬头，或是一丛丛簇拥的象牙白，或是散着浓郁清香挨挤成一团的紫色……这些都让我欢喜。我更喜欢在这样的夜色中往来蹀躞，等着老海约我在国庆时一起去看灯光秀。

八月的北京，天很热，却又不是普通的一个热字可以形容，空气异常燥闷，阳光下走一圈儿，似一场桑拿。而美好的等待可以降温，秋天眨眼而至。

猪年的国庆节前，老海的电话来了。

“鱼儿呀，你是不知道，北运河上的灯光秀是我国最大幅幅的宽桥体水幕，每幅近二百米长的幕景，二十多台激光投影机折射出来的大运通州多媒体画面，灯光秀从晚上七点到八点半，七次循环播放，每次持续八分钟，那场面，啧啧，不得了呀！”

我里里外外全是羡慕，对着手机那端的老海问：“你一定都看过的，对吧？”

老海在北京多年，毗邻北运河而居，一定见过最好的灯光秀，也欣赏过最美的夜景，不像我，虽来通州也有一年，沿线以八桥为点的灯光秀，仅与东关大桥隔河相望。偶有的夜走，也不过是远观桥上那道不停闪烁不断变换颜色的溢彩，一惧近瞻的时间成本太高，二怕自己这种提前窥视会破坏我与老海相约时的美好。

电话那端的老海嘿嘿发

笑，岔开话叮嘱我：“别忘了国庆的灯光秀之约哦！”

国庆，老海并没有如约而来。他临时因引资去了重庆。我们每月一次的见面聚会，也因此而延了几轮。

老海再来通州，有时在白天，有时是夜半路过。我们的灯光秀之约，因为这这那那的原因，持续被搁浅。

老海安慰我：“错过了今年的国庆，还有明年嘛，灯光秀只会一年比一年更炫。”

我很认同。

京地的同事早告诉我，大运河上春节和中秋节的灯光秀，毫不逊色于国庆。我和老海有的是机会。

鼠年的春节，我在月亮河小镇掐着指头等老海赴约，疫情却打乱了我们的计划，隔离的日子比等待更加漫长。

等待老海的日子里，我在难得闲暇的日子里去了玉带河大桥，以及运通桥、潞阳双桥，也见识了北运河上最美的以荷为设计主题的千荷泻露桥，荷桥夜晚的慢行步道，三层微卷的挑檐在夜灯上起伏，宛若一朵朵莲叶。我脑间突然冒出一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与老海，共赴一场运河上的大型灯光秀，也可胜却人间无数。

牛年的国庆等来了，我却因为一场重感冒引发了高烧和咳嗽，特殊时期的种种不安与恐惧，冲淡了我对灯光秀新年复一年的期待。而经年的相约、失约，喜悦也逐渐在老海的眼里削减。

冬奥会如期而至，老海提前申请了年假，他终于对我吐了实话：“鱼儿呀，我其实并没有看过现场灯光秀，七年时间，近在咫尺，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的话，我放弃了返回鄂地过年的想法，只为圆一场发小间几年的约定。“大运河迎冬奥灯光秀”的首日，我们说好了七点在运河公园碰头，老海却没有出现。前些天，听他提过工作上的压力。不会有事吧？

老海小时候便这样，遇上事，总爱一个人闷闷的，不说话，也不做声。打他的电话，无法接通。我一个人在运河公园行走，大运河没有了白天的喧嚣，两岸光影璀璨，灯光投在湖里，湖水倒映灯影，河面荡起的七彩霓虹，灿若星河。

我在繁花夜景中继续等老海，如同四年北漂中的每一个日夜。边等老海履约，边等一场属于我们的水幕灯光秀，直到灯影下的人汗涔涔跑来。



春醒（国画）王金才作

典故

火炕黄韭

白世国

运河村庄北陈屯，以蔬菜种植与功力拳闻名。

春节前夕，我途经于此。堤顶路旁的几片土包引人注目，每片土包都顶着根烟囱，飘散着淡淡的烟气。土包半人来高，客厅大小，覆盖的积雪尚未融化。这是做什么用的？我猜测着。烧木炭的，蔬菜大棚，还是菜窖？感觉都不是。

我正纳闷，一对老夫妇骑三轮车慢悠悠来到土包前，车上装些碎柴火，还有一个柳条筐子。好奇心驱使，我去一探究竟。

大叔揭开土包上的旧棉褥，露出一个四方的洞口，原来是地窖。大叔拽着固定在洞外的绳子，踩着洞壁的木樑慢慢下到窖底。窖有一人多深，泥土的气息混着韭菜的清香飘散上来。

大叔点燃蜡烛，窖里亮堂起来。地窖宽约3米，长不足4米，分两个梯次，他站立的地方是下一梯次，狭促得仅能转身。有个烧火的灶门。上一梯次平整如床，肥嫩的韭菜挤挤挨挨、蓬勃旺盛。

我忽然明白，这是冬季烧炕种韭菜的古老农艺。大叔接过老伴儿递下来的一筐碎柴火，把灶膛里塞得严严实实。碎柴火缓缓燃烧，持续供暖。

这四个地窖分属四户人家，陆续有人来添柴。说起烧炕种韭菜，大家的话多起来。

每年清明前后，他们在菜畦里种三四分地的韭菜，铺鸡粪作底肥。春、夏、秋三季一直不割，养根壮株。

立冬后把韭根刨出来，捋顺，

汉诗

乡音运河

刘国莉

乡音犹如屋顶的炊烟淡了
孩子们光着脚捉泥鳅时清脆的笑声远了
漂洋着回忆的那条河水
的方向没变

播榆钱的身影
死死抓住树的影子不愿离开
芦苇丛中捡鸟蛋的小脑袋也没有了踪影
田间地头瓜棚里守夜的老人
被岁月淹没在童年的故事里

时光更替着村庄的光影
林立如峰的一座座高楼
遮住了童年的足迹
溜达在河堤
寻找儿时那个没完没了的梦

支棱起愚钝的耳朵
仿佛又听到了犬吠
还有几声格格的鸡鸣
夹杂着母亲唤儿的乳名
那缕故乡的炊烟
依旧飘在清晨 运河
初起的风中

运河拂三楼

淡涟犹自开

清风楼清风环绕
朗吟楼朗吟声声
南川楼川流不息
古运河畔这曾经的三大名楼
终于又穿透历史的风烟尘土
沧桑而至

万物都有自己的秉性
譬如复建的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
三大名楼的古朴厚重大气不改

万物都有自己的王
愿这三大名楼
这些沧州的文化地标
成为我们沧州永恒的楼王

运河岸边，终于又复现三座名楼鼎立
这是历史的夙愿
时代的使命
狮城沧州重现历史文化盛景
看它们的人的眼睛，亮了又亮

放眼三座名楼周围
雄狮傲立，书院牌坊相伴
古河蜿蜒，草色青青，公园连片
树枝或遒劲，或婉约
或低垂，或昂扬
外国的文化气息也呈多元化

沧州古运河畔，重新生机焕然
一道道历史的辙痕
凝重千年，从岁月深处
奔涌蜿蜒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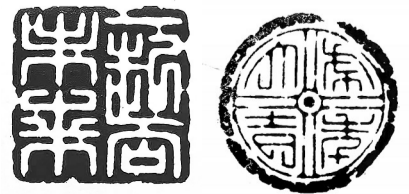
听着千年运河奔腾不息的韵脚
沉醉，无须言语
我举起宛如玉带的幽思
在三楼上空飘拂

立春是个口号

张洪清

一群鸭子看了看河里的冰
喊了几声，走了
光秃秃的树枝
伸进风里摸了摸，打了个冷战
脱下臃肿，穿上漂亮的少女们
嚷嚷着“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却冻得哆哆嗦嗦，嘴唇发紫发青
还有漂洋在云里的水，不听劝说
非要“下凡”，做春雨
却落到半空就被凝结成固体

立春只是一句口号，一个概念
理智冷静的天气不会搞形式主义
或许，立春有吉祥美好的寓意
但立春之后，万物尚未复苏
还被囚藏在冰冷里
依然属于冬天的子民
要想过上风和日暖的日子
还要走一段零度以下的路程



一起向未来

虎年大吉
刘世江 篆刻